中古轶事 Medieval Tales

本经宪章

或

**核心规则**

中世纪角色扮演游戏的角色创建，战斗运行和其他基础规则

中古轶事

作者：Dominic Covey

本经宪章/中古轶事

复制权©2024

译者：Drold

Time of mourning and of temptation,

Age of tears, of envy and of torment,

Time of languor and of damnation,

Age of decline nigh to the end,

Time full of horror which does all things falsely,

Lying age, full of pride and of envy,

Time without honor and without true judgment,

Age of sadness which shortens life.

~欧斯塔什·德尚

Eustache Deschamps

（1346-1407）

# 在十五世纪之上半叶 In Primo Dimidium Saeculo XV

一个混乱的时代

这是一个可怕的世界，一个黑暗的时代。尽管自伟大的基督诞生以来，我们的基督教世界已经有了数个世纪的进步，但绝望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这阴影，犹如一件由苦难、忧郁和死亡编织而成的阴森披风，笼罩着乡村和城市，遍及所有的土地。至今没有好转的迹象。事实如此，绝望扼住我们，越摄越紧。对此，法国诗人德尚是这么写的：

“这时代为何如此黑暗？人们不识彼此，统治由糟变坏。往日胜今朝。苦恼与忧愁称胜，正义与法制不再。我已不知我属何方。”

从这段话来看，德尚的思想似乎忽略掉了其他编年史学家认识（并阐述）的一个更大的问题。十五世纪的首个十年，是一个无休止暴力的时代，一个背叛的时代，一个旧封建时代，一个混乱的时代。欧罗巴就如同一艘没有锚的船，深陷在一片混乱之海中。

\*

在西方文明的中心，罗马，这种混乱体现在因数十年的分裂冲突而沦为废墟的教会上。教皇和“反教皇”的继任者，与他们众多在红衣主教、主教及世俗的国王中的追随者所发起的战争，让教会的权力显著的衰落了。罗马仅剩一个躯壳，暴徒和娼妓在这原本伟大的街道上徘徊。野狗，甚至群狼，肆意在罗马的街头奔跑，拿走他们所想的，每日能够阻止他们。秩序不再。在这曾经的圣城之外，有眼睛敏锐地意识到罗马的悲惨状态；在这种摇摇欲坠的不平衡中，机会主义者看到了弱点，他们舔着嘴唇，就像饥饿的狼围着一只挣扎垂死的野兽。

在这些人中，有一些依靠罗马的衰微来保持自己的强大。他们就在附近：意大利半岛上的国家，北方敌对的城市（威尼斯，米兰等），就是破碎王冠上的明珠，与之相比，南方的那不勒斯则是苍白的“丑女儿”。他们口头上都支持罗马…但却从他的混乱中牟利。

威尼斯近乎全身心地专注于贸易，威尼斯的寡头们将他们城市的权威扩展到达尔马提亚、希腊、克里特岛、甚至远东；全世界的商品在这被购买、管理并被引入欧罗巴，填满那些城市、市场和宫廷。佛罗伦萨像一个因自己的虚张声势而陶醉其中的大力士一样，施展着它的力量，征服了它所渴望的东西，并收买了反对它的军队（就像他们在卢卡围城（卢卡-佛罗伦萨战争）时对付弗朗西斯科·斯福尔扎和他3000名骑士一样）。那不勒斯被阿韦尔萨的女王统治着（乔万娜一世），操纵新教皇，希望她的支持能保护她的王国的独立，反对外国势力企图控制王位（比如安茹）。

其他城邦的势力崛起又衰落，每个十年政治地理学的地图就要大改一番。在这战争才是长久之事。为了贸易、土地和几代人的宿怨而不断战斗的敌对国家，求助于佣兵，以专业、高效的方式进行战争。这里与其他国家不同，战争一旦爆发，就会像野火一样肆虐，横扫一切，意大利城邦的战场是骑士精神和职业战争的展示，有时甚至不会有不流血的冲突，国王之间的分歧不用拔剑就能解决。

正是在这里，最接近基督教世界的中心——衰弱的罗马，文艺复兴的思想才刚刚开始出现，对几个世纪以来教会对思想观念的垄断现状的抵制将很快爆发。

\*

其他利用罗马虚弱的还包括在波西米亚掌权的“乌合之众”。在这里，在这片满是城池和沃野山谷的土地上，教会的骄奢淫逸令人愤懑，而对所有进步之举与革新之策的顽固阻挠，终使良善之士投身异端，再无转圜。他们的领导者，扬·胡斯，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提供的虚假的安全庇护所背叛；胡斯被逮捕、定罪并烧死。教会的高压手段适得其反。为了纪念他，乡间组织起了农民军，甚至城里的贵族也拿起武器反抗罗马。他们的事业似乎是正义的，因为他们近乎不可战胜。与此同时，十字军被旧教皇和西吉斯蒙德皇帝的宣告搞得疯狂，一波又一波地冲向波西米亚边境，试图平息叛乱……像一场逐渐减弱的风暴一样，在波西米亚愤怒的民众所组成的坚固顽石上撞得粉碎。

没有失败的阻碍，让胡斯的追随者迅猛增长，如今已经接过了侵略者的衣钵，开始向北方的邻居靠拢 —— 日耳曼城邦 —— 意图恐吓他们，使他们屈服。杀戮滋生更多的杀戮，他们原本为自己辩护的游行开始变成一场疯狂的复仇之争。一连串的胜利让他们疯狂；就像逃离埃及的犹太人为了庆祝他们战胜法老而造了一头金牛犊一样，异教徒的塔博尔派发誓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堂，“塔博尔山”，他们声称这将是一个“新耶路撒冷”，一个坚不可破的堡垒。这群异端不仅野心飞长，而且越发堕落；所谓“亚当派”的分支出现了，他们发誓要如亚当一样生活，谴责穿着任何衣物，分享任何东西，包括妻子。